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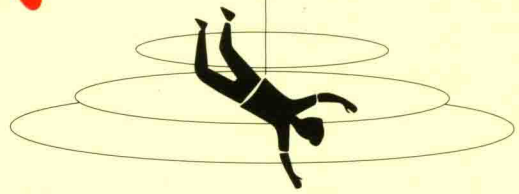
贞

Zhen

落魄少年，
盛世美颜
一梦千年，
爆笑大唐

观

Guan



Big Idler 3 大闲人


关云

著

起点中文网
阅读量过亿的
高人气作品

非上集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Zhen Guan
Big Idler

贞观大闲人

3

关云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贞观大闲人 . 3 / 关云著 . -- 北京 : 三辰影库电子音像出版社 , 2018.2

ISBN 978-7-83000-321-0

I . ①贞… II . ①关…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4291 号

书 名: 贞观大闲人 . 3

作 者: 关 云 著

出版发行: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媒体村天畅园 2 号楼

出 版 人: 王六一

印 制: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990 毫米 1 / 16

印 张: 22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978-7-83000-321-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目 录

第十章	天家姐妹	083	第十一章	千里孤坟	093
第九章	劫后重逢	074	第十二章	下套坑人	102
第八章	倾轧猜疑	065	第十三章	傲娇公主	111
第七章	暗巷厮杀	055	第十四章	寂寞高手	119
第六章	再次入狱	046	第十五章	内乱爆发	128
第五章	勾兑利益	037	第十六章	君臣奏对	135
第四章	王桩出路	028	第十七章	国士报之	143
第三章	少年城府	019	第十八章	高下立判	151
第二章	长孙夜宴	011	第十九章	巡边演武	160
第一章	夏花绚烂	001	第二十章	官复原职	165

第二十一章	烧屋绝户	173	第三十二章	朔望朝参	256
第二十二章	因果报应	182	第三十三章	因果圆满	263
第二十三章	铁案如山	190	第三十四章	终脱囹圄	271
第二十四章	高阳闹丧	198	第三十五章	隐忍不发	280
第二十五章	又生波折	206	第三十六章	成长代价	287
第二十六章	无形的刀	213	第三十七章	选秀纳妃	295
第二十七章	暗地交锋	222	第三十八章	众人皆醉	303
第二十八章	流言四起	230	第三十九章	利州武氏	311
第二十九章	魏徵上疏	235	第四十章	太子保媒	320
第三十章	魏王亮剑	239	第四十一章	骤然生变	328
第三十一章	以退为进	246	第四十二章	雷霆震怒	337

夏花绚烂

钱花光了，李素只觉得自己好像一只倾倒在地的瓶子，全身的生机被一点点流尽……

这回李素是真哭了。

来到大唐大半年了，费尽心思钻营投机，发明这个创造那个，连一首首千古绝诗都被他当成了货物卖来卖去，为的是什么？

钱啊！

有钱才能在这万恶的封建帝国愉快地玩耍，才能让他在这陌生的年代找到一丝安全感。

李道正却显得很高兴。

不同的价值观造就了对事物的不同悲喜。

对农户人家来说，土地是第一大事，土地越多越好，证明农户人家的成功方式不是看你家库房里存了多少铜钱，而是看你家名下的土地有多少亩。钱是不能摆出来炫耀的，但土地可以，任何人走在路上，随手一指这是某某家的地，他家很了不起，地有多少多少亩，无形之中便成了村子里的成功人士，而且成功得很低调……

李家库房空了，名下的土地多了三百亩，李素心都碎了。

无法责怪老爹什么，每个人的阅历不同、见识不同、立场也不同，

站在李道正的立场上，或者说站在太平村任何一个乡亲的立场上，有了钱用来买地是再正确不过的事了，像李素这种花钱去盖大房子、买丫鬟，把钱放进库房里存着的才是异类。

李道正笑得很开心，笑容里多了几分睥睨的味道，俨然已是太平村第一成功老爹的派头，浑然无视儿子心碎的眼神。

“哭个啥嘛，钱没了再去赚，你在城里那个印书的买卖，还有卖酒的买卖，挣的钱都用马车拉，你心疼个啥？过段日子存够了钱，我再去买几百亩……”

李素的心碎得更彻底了：“爹，钱不是这么花的……孩儿能不能和你谈谈人生？”

“哈……啐！没空！明去村里雇请劳力，几百亩地咧，还得多请些人来帮衬……”

李道正满脸笑容，哼着不知名的小调进了屋。

李素脸颊使劲抽了抽，叹了口气，看着老爹的背影无奈地道：“你开心就好……”

李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确实很严重，家里库房空了，偌大个家，有管家有杂役有丫鬟，上下加起来几十号人，先不说发工钱，吃饭都成了问题。

李道正显然没有理财概念，否则当初也不会把日子过得跟遭了灾似的，库房里的钱给了周县令，家里居然一文钱都没留。

李素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升级失败的游戏主角，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而且危机迫在眉睫。

印书坊和程家前几日刚送来上月的结算款，现在去要钱不合适，或许能觑着脸去借，但李素觑不下那张脸，人情这东西很珍贵，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消耗，将来遇到真正的危难时刻，人情就没了。

钱没了，李素对未来的计划被打乱，王家老二还得多在家里过几天

受苦受难的日子，而李素，决定自救。

……

李道正安逸地睡着了，兴许做了个梦，梦到他用钱买下了整个太平村的土地，连公主家的封地都被财大气粗的他买下了，在梦里，李道正终于完成了从农户到地主的思想蜕变。

李素一脸悲苦，辗转反侧到天明。

次日天刚亮，一夜未眠的李素便起床出门，身影萧瑟地在村子里游来荡去，像一只没收到阳间纸钱的穷鬼。

太平村里最有出息的孩子，现在却一脸悲凄地围着村子漫无目的地转圈，引来乡亲们议论纷纷。

流言这东西很可怕，而且传播速度非常惊人，从客观地推测李家出了什么事，再到或许是弄大了某家闺女的肚子，最后发展到他老爹李道正弄大了某家闺女的肚子，否则李家娃子不会这么愁眉苦脸，说起李家，李道正曾经的婆姨活着的时候却与乡亲们格格不入，从来不出大门一步……

李素丢了魂似的慢慢游走着，对乡亲们的议论声浑然未闻——算了，今儿先哀悼钱，明儿再抽他们的嘴，用鞋底子抽。

李素懒得抽，有人帮他抽。

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村间的田陌上时，王家兄弟身披万道霞光，悟空和八戒似的从斜刺里杀出，将周围那些碎嘴的乡亲们一个个用巴掌抽，用脚踹，把他们赶远了。

“兄弟！你咋了吗？咋了吗？”王家兄弟一脸惶急，王桩捏着李素的双肩使劲摇晃，仍不见他回神，急忙回头吼道：“老二快去长安城，请孙老神仙来看看，我兄弟这是咋了吗！”

王直慌忙答应了一声，正待拔腿便跑，却听李素幽幽叹了口气：“歇了吧，我没事。”

“兄弟，你到底咋了？丢了魂似的，晚上回家时路过坟山冲撞了

邪祟？”

没精打采地抽了王桩一记，李素虚弱地道：“我只冲撞官府，没兴趣冲撞邪祟，下次再小瞧我的品位，定抽不饶。”

王桩急得跺脚：“你想急死我？到底咋回事吗？”

李素哭丧着脸，长长叹了口气：“活不成咧，大早上就在村里转悠，想找棵结实点的歪脖子树吊死算了……”

“傻啊，西边山头上不是有一棵吗……”

王直话没说完，被王桩狠狠一巴掌抽了个倒栽葱。

“抽得好！”李素情不自禁赞道，接着又恢复了无生趣的模样，叹道，“我丢钱了……”

王家兄弟恍然大悟，露出难怪如此的表情，然后两兄弟当着李素的面窃窃私语。

“丢的钱肯定不少，少于十贯都不会寻短见。”

“可能丢了百来贯，不然不会这副没了魂的样子。”

“嗯嗯，兄长高见。”

“我丢了两千多贯。”李素面无表情地道。

王家兄弟倒吸一口凉气，震惊地瞪着他。

两兄弟的表情又给李素的心里狠狠添了一回堵，他们的震惊不是丢钱的多少，而是丢了两千多贯你居然还活着……没力气抽他们，下次再说。

王家兄弟嘴笨，也不知怎么安慰李素，李素更是丢了魂似的目光无神看着远处发呆。

快到夏末了，天气仍然炎热，但晚上已经能够感受到一丝凉意。

阳光下，平滩荒地里一片万紫千红的野花，似乎也知时日无多，用全身的力气绽放着这一世最璀璨的光彩。

花开得很绚烂，关中的土壤环境说不上好，很多田地都只是中下等田，粮食收成并不理想。但奇怪的是，野花却开得特别艳丽，每到夏时，

牡丹、杜鹃、兰花……各种花卉争奇斗艳，各尽妍态，开得非常旺盛，有人说是因为关中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得关中者得天下，于是千百年来关中战乱不断，关中的土地里到处埋着尸首，而花这东西在埋尸之处生命力特别强……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文青病发作的李素嘴里喃喃念叨着这两句。

念着念着，眼睛却不似方才那般无神了。

“兄弟，你念叨个啥咧？”

李素忽然笑了，神情轻松了许多，还有心情拍着王桩的肩调侃道：“王桩，据说你成亲后每天被夫人揍三顿，而且每次挨揍都有新花样，当初陌刀手没白当，扛揍功夫算是练到家了……”

王桩的表情很精彩，先红，再绿，后白，跟荒地上的野花似的。

“放屁！哪个杂碎在老子背后嚼舌根呢？老子抽死他！”男人的尊严令王桩跳了起来，脖子青筋暴跳，说着“杂碎”二字，不善的目光却盯住王直。

王直望着天，一副看透世情不染凡尘且关我毛事的超脱模样。

李素眨眨眼：“难道你没挨夫人的揍？”

王桩涨红了脸，怒道：“挨了！咋地？谁他娘的乱说我一天挨三顿？明明只有两顿！”

李素肃然起敬：“原来只有两顿，确实了不起，三顿未免太丢面子了……”

王直脸色很红，扭过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很辛苦。

王桩一见老二的模样，顿时恶向胆边伸，一巴掌呼过去，王直“哎呀”一声被扇得脸着地。

然后王桩和李素脸上同时露出很爽的表情……

“好了，说正事。”李素坐直了身子，“你们兄弟俩帮我一个忙。”

“尽管说。”

指了指荒地上那片万紫千红的野花，李素道：“帮我采花，采下来的每种花归为一类，不可错乱，选那些香气浓郁的，闻着没味道的不要。”

“你要做啥？”

李素眨眨眼：“给你做个好东西，拿回去送给婆姨，保证她一天只揍你一顿。”

“穷极则思变”的意思是，穷到快当底裤的时候一定要挖空心思赚钱，否则就没有底裤穿了。

李素现在很穷，所以他在想办法。

赚钱的法子很多，比如卖诗，脑子里记了不少绝世好诗，随便找个没节操的读书人卖出去，不多不少也是一笔收入，可是以前那几首诗拿出来后引发了不小的轰动，这种事能瞒过百姓，却瞒不过朝野君臣，现在的李素俨然已被朝堂君臣当成小才子了。

卖诗动静太大，若想这辈子活得安稳一点就必须低调，顶着才子的名头招摇过市，下场通常不会太好，出头鸟永远是猎人的第一个目标。

李素只好断了卖诗的心思。

幸好除了卖诗，李素还懂得许多别的赚钱门路。

比如……香水。

王家兄弟很卖力，而且很煞风景，荒地上的野花被他们糟蹋得不成样子，两个时辰不到，漫山遍野万紫千红的野花被他们采得干干净净，荒地上没有了野花的遮盖，露出一块块被掀翻的地皮，跟被狗啃过似的。还有一两朵奄奄一息的小花儿耷拉着头，零星点缀着这块倒霉的地方。

一捆捆的野花被集中起来，分类摆放在酿酒作坊外。

太平村的酿酒作坊一直都在，作坊是程家盖的，原本程咬金打定主意要把作坊搬到他自己的庄子里，谈判过程中被李素断然否决，原因很简单，他懒得来回跑。

技术和知识产权垄断的好处很快体现出来了，作为高度酒的发明者，李素已成了这个产业链条里最高级别的存在，整个高度酒产业必须紧紧

团结在以李素为中心的发明者周围。

对李素的坚持，程家也没办法，程咬金很痛快地将酿酒作坊建在太平村里，程家的马车每天来往不绝，将酿好的一坛坛美酒运进城里卖。

作坊有程家的管事打理，李素要做的事情并不多，今日见李素和王家兄弟抱着一大堆又紫又红的野花过来，程家管事不由有些诧异。

李素让王家兄弟把野花均匀地摊在作坊前的空地上，然后进作坊找酒。

制造香水很简单，无非是花和酒精的混合物，酒精很重要，而且需要高度酒精。

作坊里的酒一般都只蒸过两次，李素尝了一口，不大满意，于是让管事派两名酿酒的工匠过来，空出一口蒸锅，搬了几坛成品酒重新蒸。

管事闷不出声，默默配合李素，被派到作坊前程咬金早有过交代，无论李家娃子要做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只管配合，不要东问西问。

所以程家管事便一直默默地配合，同时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李素所有的举动。

李素没理会他，这位管事是程家的远亲，能够信任，况且香水这东西的制作虽然简单，但就算让他眼睛一直盯着，他也学不到制作技术的关键处。

制造香水最麻烦的地方在于提取香精油，李素依稀记得一些步骤，只是唐朝物质太匮乏，许多东西找不到，只能用别的来代替。

高度酒反复蒸了好几遍后，李素又尝了一小口，嗯，味道很烈，很好喝的样子……再尝一口，顿觉一阵头晕目眩，脸上迅速浮起一层酡红，很好，酒精度达到了，而且自己似乎……醉了。

叫王桩从村子里弄了块猪油，将它均匀涂抹在平滑的瓷片上，然后把花放置在瓷片上让太阳暴晒。布置好了一切后，李素红着脸摇摇晃晃起身，还打了个酒嗝儿，朝管事和王家兄弟挥了挥手，在管事和王家兄弟呆滞的目光里，李素脚步踉跄回家睡觉去了。

……

一天后，李素终于从瓷片上提取了一点点香精油，再叫王家兄弟去采花，然后带着提取出来的精油和酒精回到了自己家，接下来的步骤就不能让任何人看见了。

李家院子堆满了野花，各自分类，月季和栀子的香味最浓，将酒精和少许蒸馏水倒入一个罐子里，小心地滴入一点点香精油，最后将与香精油相匹配的花瓣也扔进罐子里，捧着罐子朝王家兄弟二人打量了一下，然后将罐子递给王桩。

“摇。”李素简洁明了地道。

“啥？”王桩一脸茫然。

“抱着罐罐使劲摇，抽风似的摇，咱三人里你力气最大，这活就你能干。”

王桩咧嘴一笑，然后大喝一声：“走起！”

于是李家院内，王桩抱着个大罐罐，抽了风似的摇晃，画面很诡异。

“我干点啥咧？”王直凑过来问道，目光不时羡慕地朝兄长望去，他觉得兄长的动作很吸引眼球，风头都让他出了。

李素挠挠头，其实这事王桩一个人足够了，根本用不到王直，于是只好道：“你好好活着，切记呼吸不要停止。”

王直：“……”

“好吧，你去村子里找一面鼓来，当着你哥的面敲，记得一定要有节奏感。”

王直领命，喜滋滋找鼓去了。

李家院子闹出的动静不小，鼓声咚咚的节奏声里，王桩越发来劲，抱着罐子配合着鼓声节奏，一个人站在院子正中摇得很嗨。

李家的管家、杂役和丫鬟们纷纷从门后廊柱下探出头来，惊讶地看着王桩抱着罐子不停抽抽……

注意到自己正被李家的丫鬟注视着，王桩越发来劲，打了鸡血似的抽得更厉害了，根本停不下来。

摇晃了一炷香时辰，李素估摸差不多了，叫王桩停下来。

王桩不答应，继续抽抽。

李素上前一脚踹上他屁股，终于不甘不愿地消停了。

揭开盖子，仿佛从里面跑出来一个跳跃的精灵，浓郁的香味眨眼间弥漫在院子四周，连离得老远的管家和丫鬟们都情不自禁地抽鼻子，浓烈的花香味令年轻的小丫鬟们两眼发亮，透着一股想将它拥有的狂热。

不经意看到丫鬟们的眼神，李素笑了笑，他对香水的未来市场越发有把握了。

“咦呀！香！太香了！”王家兄弟盯着罐罐，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抬头望向李素时，目光满是神奇和崇拜。

李素伸出一根手指探进罐内，沾了一滴香水出来，凑在鼻端细细闻了一下。

嗯，效果不错，最后还得加一点点麝香作为香水的稳定剂，让酒精和香味不那么容易挥发。

大功告成！

李家终于又多了一条财路，解决经济危机没问题了。赚钱儿子败家爹，很心塞的组合。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怎样把香水的名声打出去，让它在长安的宫闱、权贵和中产阶级妇人圈子里迅速风靡起来，赚尽女人钱。

王桩按李素的吩咐进了一趟长安城，找到一家瓷器店订制了一大批精致雕花的小瓶子，半两或是一两装的，每个瓶子上雕刻的花朵形状恰好对应瓶子里的香水味道，可谓用心良苦。

瓶子送进李家后，李素迫不及待先装了三小瓶香水，揣进怀里匆匆出门了。

河滩边，东阳仍旧早早坐在石头上发呆，安静地等着李素。

牵手、袭胸之后，二人的关系越发亲密，经常躲在侍卫们看不到的

地方摸摸抓抓，东阳羞不可抑地半推半就，时而因强烈的羞耻心而抗拒，时而怕情郎不高兴又忍住羞耻心而迎合，来来往往小半月里，李素不知不觉进展神速，已然到了将不规矩的手伸进她衣襟内寻幽探秘的程度了。

今日李素来到河滩时，嘴角的弧线高高扬起，显示心情非常不错。

东阳看他那高兴的模样，不由想起前几日这混账轻薄她的样子，那双不规矩的大手在她胸前摸个没停，一想到那幅画面，东阳顿时觉得手脚都软了，胸前一对蓓蕾更是麻麻酥酥的，仿佛一股电流穿过。这家伙今日笑得如此开心，不知等会儿又会做出什么羞人的事情……想到这里，东阳脸红如霞，有种拔腿便跑的冲动。

“呸！笑得那么难看，一定又在打我的坏主意，告诉你，今日绝不准你碰我一下，不然我，我……咬你！”东阳羞红着脸道。

“说什么呢？完全听不懂……”李素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在她身边坐下。

看着娇艳如花的东阳，目光顺便在她凸出的胸脯上扫过，嗯，发育得越来越好了……

“来，把眼睛闭上，送你个礼物……”李素笑眯眯地道。

“不闭，你用这一招骗了我多少次了，每次我一闭眼你就，你就……”东阳羞得垂下头，说不下去了。

“这次是真的，相信我！”

东阳心虚地回头，朝侍卫们待的地方偷瞟了一眼，犹豫挣扎半晌，终于认命地闭上眼睛。

不知轻薄过自己多少回了，现在拒绝还有什么意义？想轻薄便随他吧。

长孙夜宴

意料中的轻薄并没有发生，那双不规矩的大手也没有落在东阳身躯的任何地方，一股若有若无的香味飘散在空中，随即香味越来越浓烈，很素雅的栀子花香。

东阳小巧可爱的琼鼻不由自主地皱了皱，有些贪婪地闻着这股清新的花香味。

“闭着眼别睁开，往前一点香味更浓哦，对，往前，一直往前……”李素略带几分坏坏的声音传来。

东阳依言闭着眼，将脸往前凑去……

直到红艳的嘴唇仿佛碰到一个温热软软的东西，东阳睁开眼，赫然发现自己的嘴唇和他的嘴唇碰在一起，浮现在眼前的，是他那张坏坏的放大的笑脸。

“呀！”

东阳大羞，急忙往后缩，恨恨捶了他几记粉拳：“又骗我！你又骗我！”

李素哈哈大笑，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巧精致的瓷瓶递到她面前。

“我哪里骗你了？说了要送你礼物的嘛。”

“这是什么？是我刚才闻到的香味吗？”

“嗯，打开闻闻，看看喜不喜欢，我这里有三种花香味的，你自己选。”

东阳小心揭开小瓷瓶的木塞子，然后她便闻到一股浓烈的栀子花香味，浓香渐渐弥漫在空气里，东阳两眼大亮，深深吸了口气，顿觉整个世界都美好起来。

李素看着她极度惊喜的模样，嘴角勾起淡淡的浅笑。

果然，女人对香水的着迷，从古代到现代，一点都没改变过。

“好香啊！真是送我的吗？”东阳的声音洋溢着和香水一样浓郁的欢喜。

“第一次送你，第二次要收钱了，十贯钱一瓶，谢绝还价。”

被李素敲诈勒索太多次了，东阳对钱的话题自动无视，喜滋滋地闻着瓶里的香味，抬起头时露出和王家兄弟一样的崇拜和赞叹之色。

“这东西你是怎么做出来的？好厉害，就像……就像施了仙法一般，把人间最美的花香永远留住了……”

李素摸着鼻子，慢吞吞地道：“理论上，世间任何味道都能永远留住，你若口味重一点的话，我还有办法让你闻到年份久远的屁味儿……”

东阳欢悦的脸色一僵，垂头犹豫地看了看手里的小瓶，小心翼翼将它搁在一边，然后猛地转身，小粉拳铺天盖地捶在李素的胸膛和肩膀上。

“混账，混账！什么话到你嘴里都煞了风景，老天真是瞎了眼，什么稀奇古怪的本事都给了你，还给你安了一张鬼见鬼愁的破嘴……”

笑闹之后，东阳的螭首靠在李素的肩上，盯着小瓷瓶的杏眼仍发着光，眼里露出极度的喜爱之色，不停地把玩着小瓶子，瓶上每个小细节都被她的葱白手指细细抚摸过。

“喂，这东西到底怎么造出来的？你脑袋里还存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本事？作诗啊，献策啊，造震天雷啊，你肚里好像有个百宝箱子，随便一掏都能掏出惊骇世人的好东西……”